

闻名的电影。《竹林中》挑战了真相可以被明确知晓的观点，削弱了叙述者权威的概念，就像乔伊斯和艾略特在他们混乱的文本结构中所做的那样。而芥川和伍尔芙的相同点在于：精神状态都不正常，最后都是选择自杀。事实上，芥川更惨，不仅神经衰弱，还有胃病、痔疮，又碰上了帮姐姐一家还高利贷的糟心事……

1927年4月开始，芥川龙之介在《改造》上连载《文艺的，过于文艺的》（至7月）一文，同时，他与谷崎润一郎就小说的思想这一问题展开论战。6月，芥川的第八部短篇集《湖南扇》（文艺春秋社）刊行。7月23日，《续西方人》完稿；24日，天尚未明，芥川在他田端的卧室里服下了致死量的巴比妥。据传，他死前穿着的心爱的浴衣，是用中国带回的布料做的。是的，芥川来过中国——1921年3月，他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观察员的身份访华，从上海出发，一路游览了杭州、苏州、扬州、南京和芜湖，然后溯江而上至汉口，游洞庭，访长沙，经郑州、洛阳、龙门前往北京。1925年，记录了那段日子芥川所见、所闻、所想的《中国游记》出版。2019年，NHK剧集《异乡人：上海的芥川龙之介》播出，其中有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：在路边摊，芥川一边吃油条，一边读《新青年》。

右图：2019年，NHK剧集《异乡人：上海的芥川龙之介》播出，其中有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：在路边摊，芥川一边吃油条，一边读《新青年》。



彼时的上海，纯然一派“大熔炉”的景象，不但在城市风貌上呈现出中西杂糅的奇异风情，居民结构也是鱼龙混杂，三教九流。而这座城市中的各色人等，从乞丐、醉汉、娼妓、戏子，到政治家、文人墨客、进步青年，最终都化作了芥川笔下鲜活的文字。熙攘狭窄的巷弄，路边卖荷叶莲藕的小贩，空气中浮动着复杂的气味，有人用沪语拖着长长的尾音叫卖“梔子花，白兰花……”，是一缕幽幽的香。低贱的男妓写得一手好字，因家境没落不得不卖身，最后惨死街头；而光鲜舞台之后的优雅名伶，靠徒手擤鼻涕的“绝技”，瞬间败坏了所有的好感；章太炎、郑孝胥在上海，芥川拜访了；中共一大代表李人杰（李汉俊）也在上海，芥川同样拜访了，夸他日语好，并基本认同李关于时政的看法。

明治维新后的新一代日本知识分子，大多既深受汉文化的影响，又为欧风美雨“洗礼”。是以，当他们看到上个世纪满目疮痍的九州大地，一面对江南烟雨等中华传统文化之美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欣赏，一面又忍不住对当时的东亚睡狮予以批判的文辞和蔑视的眼光。另外，也不知是否因为魔都魔瘴深重，刚到上海，芥川就去了医院，此后总是处于病歪歪、气喘喘的林黛玉状态。而他偏生有一双“海外观察员”的眼睛，浓艳奢侈与贫穷惨淡的强烈反差交织于虹膜，让作家下笔不客气，异乡客读来猎奇，本埠人读来一阵麻、一阵痛，对这份浮光掠影里“各种内涵”的叙述，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发作。

总之，这些活在1922年的作家们，也活在2022年。曼斯菲尔德担心“我不会‘时髦’太久。他们会发现我的，继而会感到厌恶，而后会因沮丧而颤抖”；伍尔芙也忧虑“我们什么也做不成。我们会留下零星的片断和段落，也许是一页，但不能更多了”——错，大错。恒星不是流星，我们很高兴地见证了，100年来，他们的光芒未曾黯淡半分。

上海这座城市中的各色人等，从乞丐、醉汉、娼妓、戏子，到政治家、文人墨客、进步青年，最终都化作了芥川笔下鲜活的文字。